

—
杂篇
—



庄子 通读

谢立凡 著

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

庄子 通读

谢立凡 著

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

杂篇

二十三

天门者，无有也，万物出于无有

——《庚桑楚》精注精析

(一)

老聃之役⁽¹⁾，有庚桑楚⁽²⁾者，偏得⁽³⁾老聃之道，以北居畏垒之山⁽⁴⁾，其臣之画然⁽⁵⁾知者去之，其妾之挈然⁽⁶⁾仁者远之！拥肿⁽⁷⁾之与居，鞅掌⁽⁸⁾之为使。居三年，畏垒大壤⁽⁹⁾。畏垒之民相与⁽¹⁰⁾言曰：“庚桑子之始来，吾洒然⁽¹¹⁾异之。今吾日计之而不足，岁计之而有余。庶几其圣人乎⁽¹²⁾！子胡不相与尸而祝之⁽¹³⁾，社而稷之乎⁽¹⁴⁾？”庚桑子闻之，南面⁽¹⁵⁾而不释然⁽¹⁶⁾。弟子异之。庚桑子曰：“弟子何异于予？夫春气发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万宝⁽¹⁷⁾成。夫春与秋，岂无得⁽¹⁸⁾而然哉？天道已行矣。吾闻至人尸居⁽¹⁹⁾环堵之室⁽²⁰⁾，而百姓猖狂⁽²¹⁾不知所如往。今以畏垒之细民⁽²²⁾，而窃窃焉⁽²³⁾欲俎豆⁽²⁴⁾予于贤人之间，我其⁽²⁵⁾杓⁽²⁶⁾之人邪！吾是以不释于老聃之言。”弟子曰：“不然。夫寻常之沟洫⁽²⁷⁾，巨鱼无所还⁽²⁸⁾其体，而鲋鳅为之制⁽²⁹⁾；步仞之丘陵⁽³⁰⁾，巨兽无所隐其躯，而夔狐⁽³¹⁾为之祥。且夫尊贤授能，先善与利⁽³²⁾，自古尧、舜以然⁽³³⁾，而况畏垒之民乎！夫子亦听矣！”庚桑子曰：“小子来！夫函车之兽⁽³⁴⁾，介⁽³⁵⁾而离山，则不免于网罟⁽³⁶⁾之患；吞舟之鱼，矜⁽³⁷⁾而失水，则蝼蚁⁽³⁸⁾能苦之。故鸟兽不厌高，鱼鳖不厌深。

夫全其形生⁽³⁹⁾之人，藏其身也，不厌深眇⁽⁴⁰⁾而已矣。且夫二子者⁽⁴¹⁾，又何足以称扬哉！是其于辩⁽⁴²⁾也，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⁽⁴³⁾也。简⁽⁴⁴⁾发而栉⁽⁴⁵⁾，数⁽⁴⁶⁾米而炊，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！举贤则民相轧⁽⁴⁷⁾，任知则民相盗⁽⁴⁸⁾。之数物者⁽⁴⁹⁾，不足以厚民⁽⁵⁰⁾。民之于利甚勤⁽⁵¹⁾，子有杀父，臣有杀君，正昼为盗，日中穴阡⁽⁵²⁾。吾语女⁽⁵³⁾，大乱之本，必生于尧、舜之间，其末⁽⁵⁴⁾存乎千世之后。千世之后，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！”

南荣趺⁽⁵⁵⁾蹶然正坐⁽⁵⁶⁾曰：“若趺之年者已长矣，将恶乎托业⁽⁵⁷⁾以及此言⁽⁵⁸⁾邪？”庚桑子曰：“全汝形⁽⁵⁹⁾，抱汝生⁽⁶⁰⁾，无使汝思虑营营⁽⁶¹⁾。若此三年，则可以及此言矣。”南荣趺曰：“目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盲者不能自见；耳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聋者不能自闻；心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狂者不能自得。形之与形亦辟⁽⁶²⁾矣，而物或间⁽⁶³⁾之邪，欲相求⁽⁶⁴⁾而不能相得？今谓趺曰：‘全汝形，抱汝生，勿使汝思虑营营。’趺勉⁽⁶⁵⁾闻道达耳矣！”庚桑子曰：“辞尽矣。曰⁽⁶⁶⁾奔蜂⁽⁶⁷⁾不能化藿蠋⁽⁶⁸⁾，而能化螟蛉；越鸡⁽⁶⁹⁾不能伏鹄⁽⁷⁰⁾卵，鲁鸡固能矣。虫之与虫⁽⁷¹⁾，鸡之与鸡，其德⁽⁷²⁾非不同也，有能与不能者，其才固有巨小也。今吾才小，不足以化子。子胡不南见老子！”

南荣趺羸⁽⁷³⁾粮，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。老子曰：“子自楚⁽⁷⁴⁾之所来乎？南荣趺曰：“唯⁽⁷⁵⁾。”老子曰：“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？”南荣趺惧然顾其后。老子曰：“子不知吾所谓乎？”南荣趺俯而惭，仰而叹曰：“今者吾忘吾答，因失吾问。”老子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南荣趺曰：“不知乎？人谓我朱愚⁽⁷⁶⁾。知乎？反愁我躬。不仁，则害人；仁，则反愁我身。不义，则伤彼；义，则反愁我已。我安逃此而可？此三言者，趺之所患也。愿因楚⁽⁷⁷⁾而问之。”老子曰：“向⁽⁷⁸⁾吾见若⁽⁷⁹⁾眉睫之间，吾因以得汝矣，今汝又言而信⁽⁸⁰⁾之。若规规然⁽⁸¹⁾若丧父母。揭竿而求诸海⁽⁸²⁾也。女亡人⁽⁸³⁾哉，惘惘乎⁽⁸⁴⁾！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，可怜哉！”南荣趺请入就舍⁽⁸⁵⁾，召其所好，去其所恶⁽⁸⁶⁾。十日自愁⁽⁸⁷⁾，复见老子。老子曰：“汝自洒濯⁽⁸⁸⁾，熟哉郁郁乎⁽⁸⁹⁾！然而其中津津乎⁽⁹⁰⁾犹有恶也。夫外鞿⁽⁹¹⁾者不可繁⁽⁹²⁾而捉⁽⁹³⁾，将内捷⁽⁹⁴⁾；内鞿者不可缪而捉，将外捷。外内鞿者，道德不能持，而况放道而行⁽⁹⁵⁾者乎！”南荣趺曰：“里人有病，里人问之，病者能言其病，然其病病者⁽⁹⁶⁾，犹未病⁽⁹⁷⁾也。若趺之闻大道，譬犹饮药以加病也，趺愿闻卫生之经⁽⁹⁸⁾而已矣。”老子曰：“卫生之经，能抱一⁽⁹⁹⁾乎？能勿失乎？能无卜筮⁽¹⁰⁰⁾而知吉凶乎？能止乎？能已乎？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？能儵然⁽¹⁰¹⁾乎？能佗然⁽¹⁰²⁾乎？能儿子⁽¹⁰³⁾乎？儿子终日嗥⁽¹⁰⁴⁾而嗑不嘎⁽¹⁰⁵⁾，和之至也；终日握而手不挽⁽¹⁰⁶⁾，共其德也；终日视而目不瞬⁽¹⁰⁷⁾，偏不在外也。行不知所之，居不知所为，与物委蛇⁽¹⁰⁸⁾而同其波。是卫生之经已⁽¹⁰⁹⁾。”南荣趺曰：“然则是至人之德已乎？”曰：

“非也。是乃所谓冰解冻释者⁽¹¹⁰⁾，能乎？夫至人者，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⁽¹¹¹⁾，不以人物利害相樱⁽¹¹²⁾，不相与为怪⁽¹¹³⁾，不相与为谋⁽¹¹⁴⁾，不相与为事⁽¹¹⁵⁾，翛然而往，侗然而来。是谓卫生之经已。”曰：“然则是至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吾固告汝曰：‘能儿子乎！’儿子动不知所为，行不知所之，身若槁木之枝，而心若死灰⁽¹¹⁶⁾。若是者，祸亦不至，福亦不来。祸福无有，恶有人灾也！”

【精注】（1）役：门徒，弟子。古代弟子从事洒扫应对的杂活，所以称为“役者”。成玄英《疏》：“役，门人之称；古人事师，供其驱使，不惮艰危，故称役也。”《达生》：“操拔簣以门庭。”操持扫帚打扫门庭。（2）庚桑楚：人名，老聃弟子，姓庚桑，名楚。（3）偏得：独得。偏，独。成玄英《疏》：“老君大圣，弟子极多，门人之中，庚桑楚最胜，故称偏得也。”一说，偏得，少得。钱穆《庄子纂笺》引马其昶曰：“《书》马融注：‘偏，少也。’”王叔岷《庄子校注》：“据下文庚桑楚语南荣趺曰：‘今吾才小，不足以化子，子胡不南见老子？’则此‘偏得’当是‘少得’之义，如马说。”此说亦可存。（4）畏垒之山：庄子虚拟之山名。（5）画（huà）然：明察、分明貌。郭象《注》：“画然，饰知。”成玄英《疏》：“画然，饰智自明炫。”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：“画然，好明察为知。”陈鼓应《庄子今注今译》：“画然，明察炫耀的样子。”（6）挈然：自矜貌。郭象《注》：“挈然，矜仁。”挈，犹“揭”。挈然，标榜高举的样子。褚伯秀《南华真经义海纂微》：“挈然，显示貌。”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：“挈然，自标举为仁。”（7）拥肿：糊涂无知的样子。郭象《注》：“拥肿，朴也。”钟泰《庄子发微》：“拥肿，非画然而知者。”《逍遥游》：“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。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。”拥肿，指树干盘缠，长疙瘩。喻不合儒墨规矩的无知之人。（8）鞅掌：任性自得，率性而为。郭象《注》：“鞅掌，自得。”钟泰《庄子发微》：“鞅掌，非挈然而仁者。”《庄子·在宥》：“浮游不知所求，猖狂不知所往。游者鞅掌，以观无妄。”（9）大壤：指非常丰裕，壤，通“穰”，丰收、富足。（10）相与：一起、共同。此处指聚集到一块。（11）洒（sǎ）然：惊异、怪讶的样子。（12）庶几其圣人乎：莫非他是一位圣人吧。庶几……乎？也许……吧，表揣测之意。（13）尸而祝之：古人祭祀祖先多设立“尸”以作为祖先的代表接受祭祀。此处是指将庚桑楚奉为宗祖来祭拜。尸，主，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，由身份地位合适的人担任。后来则演化成代表祖先神灵的牌位。祝，祠庙中司祭礼的人，引申祭拜的意思。（14）社而稷之：建立宗庙，尊他为土神和谷神来祭拜。社，土神；稷，谷神。古代以土地广大，粮食丰足作为国家强大的标志，因此土神和谷神也就成了祭祀的主要对象。（15）南面：面向南方而坐。上文谓庚桑楚“北居”，但老聃“南居”，故庚桑楚面南而坐，以示对老师的尊敬。非指君王南面而坐。（16）释然：愉悦、高兴。（17）万宝：指各种果实。宝，当是“实”字之误。王叔岷《庄子校注》：“‘宝’盖‘实’之形误。马叙伦：‘草、实生成并对韵。’”（18）得：同“德”，天德。宣颖《南华经解》：“得，同德。乃物不知所德而大道已运行矣。”一说，无得，犹无从、无故。《论语·泰伯》：“泰伯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焉。”《论语集注》：“无得而称，其逊（遁）隐微，无迹可见也。”（19）尸居：谓安居而无为。《天运》：

“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，雷声而渊默，发动如天地者乎？”成玄英《疏》：“言至人其处也若死尸之安居。”(20) 环堵之室：形容居室窄小，所谓方丈陋室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司马云：一丈曰堵。环堵者，面各一丈，言小也。”(21) 猖狂：率真任性，随心所欲。郭象《注》：“直自往耳，非由知也。”王叔岷《庄子校注》：“猖狂，无心貌。”《在宥》：“浮游不知所求，猖狂不知所往，游者鞅掌，以观无妄。”《山木》：“猖狂妄行，乃蹈乎大方。”(22) 细民：小民。(23) 窃窃焉：明察貌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计较之貌。崔本作‘察察’。”《齐物论》：“而愚者自以为觉，窃窃然知之。”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司马彪曰：‘窃窃犹察察也。’”(24) 俎豆：当作圣贤奉祀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崔云：俎豆，食我于众人间。”成玄英《疏》：“俎，切肉之几；豆，盛脯之具；皆礼器也。”(25) 其：岂，难道。(26) 杓(biāo)：标杓、标准。宣颖《南华经解》：“杓，音‘标’，北斗柄三星，喻高自表著，如斗柄之以旋指示人知时也。”陈鼓应《庄子今注今译》：“杓，指众人注目的存在(福永光)。”(27) 寻常之沟洫：狭窄小沟。寻，八尺，倍寻为常。沟洫，本无“洫”字，马叙伦《庄子义证》：“《御览》七五引‘沟’下有‘洫’字。按：‘沟’下当依《御览》引补‘洫’字。‘寻常之沟洫’与下文‘步仞之丘陵’，相对为文。”(28) 还(xuán)：通“旋”，旋转、反转。(29) 鲋鳅为之制：泥鳅等小鱼能够凭借它转折自如。制，折，曲折回旋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《广雅》云：‘制，折也。’谓小鱼得曲折也。”(30) 步仞之丘陵：低矮小丘。步，六尺；仞，八尺。(31) 夔(niè)狐：妖孽的狐狸。夔，通“孽”。(32) 先善与利：对于善人优先推举而且给与其利。与，给与。成玄英《疏》：“有善先用，与其利禄。”(33) 以然：已经这样。以，通“已”。(34) 函车之兽：口能含车的大兽。马叙伦《庄子义证》：“函，同音借为‘含’。”“函车”与“吞舟”对文。(35) 介：个，孤、独。俞樾《诸子平议》：“《方言》：‘兽无偶曰介。’”(36) 网罟(gǔ)：捕捉鸟兽的工具。网，用绳线织成。罟，网的总名。《易·系辞下》：“作结绳而为网罟。”(37) 殒(dàng)而失水：因潮汐激荡而离水搁浅于岸。殒，同“荡”，冲荡而出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殒而失水，崔(譔)本作‘去水陆居也’。”(38) 蝼蚁：陈鼓应《庄子今注今译》：“‘蚁’上原缺‘蝼’字。‘蝼蚁’与上文‘罔罟’对文。”(39) 全其形生：全其形养其生。形，形体；生，同“性”。(40) 深眇：深远。眇(miǎo)：通“渺”，高远。成玄英《疏》：“眇，远也。”(41) 二子者：指上文尧舜二人。(42) 辩：通“辨”，指辨别尊卑贤愚善利。(43) 妄凿垣墙而殖蓬蒿：随意开挖城墙在上面种植杂草。垣墙，矮墙。殖，种植。蓬蒿，茼蒿的俗称。成玄英《疏》：“物性之外，别立尧舜之风，以教迹令人仿效者，犹如凿破好垣墙，种植蓬蒿之草以为藩屏者也。”刘凤苞《南华雪心编》：“妄凿垣墙，喻丧其本真；殖其蓬蒿，喻丛生利欲。”(44) 简：通“柬”，选择。(45) 栉(zhì)：梳篦的总称。此处指梳头发。(46) 数(shǔ)：数点、计点。(47) 轧：倾轧。(48) 盗：欺诈。郭象《注》：“盗，伪矣。”(49) 之数物者：这几样东西，指举贤任知，先善与利等事。物，事。(50) 厚民：使民淳厚。成玄英《疏》：“此教浮薄，不足令百姓淳厚也。”(51) 勤：殷切企望。(52) 穴坯(péi，又读 pēi)：墙上打洞。坯，墙。(53) 女：你。(54) 末：末流，即流毒之意。(55) 南荣趺(chú)：南荣，姓；趺，名。即是上文所谓“弟子”“小子”之人。(56) 蹴(cù)然正坐：恭恭敬敬，端端正正地坐着。方勇《庄子论评》：“蹴然，

恭敬的样子。”(57) 恶(wū)乎托业：如何寄托学业，意即向谁学点什么学问。恶，何。托，凭托、凭借。业，学业。林希逸《庄子觞斋口义校注》：“托业，言受学也。”(58) 此言：即前庚桑楚所闻“老聃之言”，指“至人尸居环堵之室，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”。宣颖《南华经解》：“此言，藏身深眇之说。”刘凤苞《南华雪心编》：“此言，即‘藏身深眇’之言。”是说欠妥。“藏身深眇”乃庚桑楚所说，非“老聃之言”。(59) 全汝形：保养好你的形体，指不为外物奔波而劳形伤体。(60) 抱汝生：指保全你的天性。抱，通“保”。生，通“性”。俞樾《诸子平议》：“《释名·释姿容》曰：‘抱，保也，相亲保也。’是‘抱’与‘保’义通。”(61) 营营：忙忙碌碌，劳累不休。钟泰《庄子发微》：“营营，劳而不知休息貌。”方勇《庄子论评》：“营营，逐物不止的样子。”(62) 辟：开。郭象《注》：“辟，未有闭之。”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辟，开也。”(63) 间：间隔、分别。王叔岷《庄子校注》：“间，犹隔也，而物或间之邪，犹言而物或隔之也。”(64) 相求：求之，指求自见自闻自得。相，居于及物动词前，相当代词“之”，前置宾语。“相得”，得之。之，亦指自见自闻自得。(65) 勉：勉力、尽力。(66) 曰：俗语说。前省“谚”字。(67) 奔蜂：小蜂。成玄英《疏》：“奔蜂，细腰土蜂也。”(68) 藿蠋(huò zhú)：豆虫。成玄英《疏》：“藿，豆也。蠋者，豆中大青虫。”(69) 越鸡：又称荆鸡，小鸡之别名。下“鲁鸡”，又称蜀鸡，大鸡之别名。成玄英《疏》：“越鸡，荆鸡也。鲁鸡，今之蜀鸡也。越鸡小，蜀鸡大。”王叔岷《庄子校注》：“司马、向(秀)并释‘越鸡’为‘小鸡’，朱骏声因谓‘越借为屈’，屈，隶省作屈，屈有短小义。司马、向云：‘鲁鸡，大鸡也，今蜀鸡也。’盖鸡大者鲁，亦曰蜀。《尔雅·释畜》：‘鸡大者蜀。’成《疏》：‘越鸡大，蜀鸡小。’盖以越、蜀为国名，误矣。”(70) 鹄(hú)：水鸟，天鹅，体大。(71) 虫之与虫：王叔岷《庄子校注》：“刘子《均任篇》：‘奔蜂不能化藿蠋，而能化螟蛉；越鸡不能伏鹄卵，鲁鸡能伏之。藿蠋与螟蛉，俱虫也；鲁鸡与越鸡，同禽也。’本庄子此文。此文‘奔蜂不能化藿蠋’下，疑脱‘而能化螟蛉’五字，不能与能，相对而言。(成玄英)《疏》‘奔蜂细腰，能化桑虫为己子，而不能化藿蠋。’所谓‘能化桑虫为己子’，正以释‘而能化螟蛉。’似成本原有此五字。‘鸡之与鸡’上，疑脱‘虫之所虫’四字，‘虫之与虫’承‘奔蜂不能化藿蠋，而能化螟蛉’言；‘鸡之与鸡’，承‘越鸡不能伏鹄卵，鲁鸡固能矣’言，文理甚明，当依刘子及本书文例补之。”本书依王说补之。螟蛉，桑虫。(72) 德：物性。(73) 赢(yíng)：担挑、背负。贾谊《过秦论》：“赢粮而景从。”(74) 楚：指庚桑楚。(75) 唯：是的。应答词。古时下应答上，用“唯”；平辈应答，或上应答下，用“诺”。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必慎唯诺。”《释文》：“父召无诺，先生召无诺，唯而起。”(76) 朱愚：即“赍愚”。朱，同“赍”，南荣赍，古人自呼名。(77) 因楚：通过庚桑楚的引荐。因，因由、通过。此与前“子自楚之所来乎”句呼应。(78) 向：方才、刚才。(79) 若：你。(80) 信：证实、确实。(81) 规规然：惊视自失的样子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规规，李云：‘失神貌。’”《秋水》：“埳井之鼃闻之，适适然惊，规规然自失也。”(82) 揭竿而求诸海：高举竹竿以测大海之深，与以蠡测海、以筵窥天同义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向云：‘言以短小之物，欲测深大之域也。’”揭，举。诸，之于。(83) 亡人：流亡而不知所归的人。(84) 惘惘乎：心中若有所失而迷惘的样子。林希逸《庄子觞斋口义校注》：“惘惘，忧愁不自得也。”

(85) 就舍：就居弟子之舍。方勇《庄子诠评》：“人居老子邸内的学舍（池田知久说）。”

(86) 召其所好，去其所恶：招致他所喜好的，去除他所厌恶的。所好，指道。所恶，指知、仁、义。成玄英《疏》：“征求所好之道德，除遗所恶之仁义。”

(87) 自愁：自觉愁苦。陈碧虚《南华真经章句音义》引刘得一本作“息愁”，引文如海本作“愁息”。褚伯秀《南华真经义海纂微》：“自愁，一本作‘息愁’又作‘愁息’，说俱未通，审详经意，犹书云旬日，怨艾日前，为学不力，见道不明。”方勇《庄子诠评》：“自愁，因未能明道而自感愁苦。”

(88) 洒濯（zhuó）：洗涤。

(89) 熟哉郁郁乎：为什么郁郁寡欢呢？熟，通“孰”，何。郁郁，忧闷不乐的样子。

(90) 津津：恶貌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津津，崔（譔）本作律律，云恶貌。”

(91) 鞶（huò）：通“缚”，捆绑。成玄英《疏》“鞶者，系缚之名。”

(92) 絜：疑“絜”（xié）字之误。马叙伦《庄子义证》：“‘絜’疑为‘絜’误，《说文》：‘絜，麻一耑也。缪，泉之十絜也。’此以‘絜’‘缪’对文，则为‘絜’误明矣。”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云：“絜，麻一耑也。一耑犹一束也。耑，头也。束之必齐其首。故曰耑。《人部·系》下云：‘絜，束也。’是知‘絜’为‘束’也。”又云：“缪，泉之十絜也。泉即麻也。十絜犹十束也。一曰绸缪也。《唐风》：‘绸缪束薪。’《传》曰：‘绸缪犹缠绵也。’”由此，絜、缪，皆束缚、缠绕义，马说是。

(93) 捉：握扼、把持。《说文》：“捉，搯也。一曰握也。”

(94) 捷（jiàn）：同“闭”，堵塞、闭塞。成玄英《疏》：“捷者，关闭之目。”

(95) 放道而行：一任自然而行。林希逸《庄子虞斋口义校注》：“放道而行，言循自然之理而行之也，能循自然而行，此至人之事也。”

(96) 病病者：即“能言其病之病者”，能说出自己得什么病的病者。

(97) 犹未病：还没有病入膏肓。此处之“病”，指不可救治之病。

(98) 卫生之经：保护天性的道理。卫生，养生，即前“抱汝生”，生，性。

(99) 抱一：抱朴。一，指人原始的天然纯朴的本性。

(100) 卜筮（bǔ shì）：古时预测吉凶，用龟甲称卜，用蓍草称筮，合称卜筮。

(101) 翛然（xiāo）：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的样子。成玄英《疏》：“往来无系止。”《大宗师》：“不知说生，不知恶死。其出不欣，其入不距。翛然而往，翛然而来。”

(102) 侗（tóng）然：懵然无知的样子。成玄英《疏》：“顺物无心也。”《山木》：“侗乎其无识。”

(103) 儿子：婴儿。

(104) 嗥（háo）：通“号”。号哭、哭叫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嗥，本又作号。”

(105) 嗑（ài）不嘎（shà）：咽喉却不嘶哑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嗑，崔云：‘喉也。’司马云：‘咽也。’嘎，司马云：‘楚人谓号极无声为嘎。’崔本云：‘哑也。’”

(106) 掎（yì）：拳曲。俞樾《诸子平议》：“《说文》无‘掎’字。《角部》：‘觭，角觭曲也。’疑即此‘掎’字。以角言则从角，以手言则从手，变‘觭’为‘掎’。‘终日握而手不掎’，谓手不拳曲也。”按：拳曲，当是“拳局”（拳踞），局促不得伸直。“终日握而手不掎”，手整天握着还可以照常自由伸直。林希逸《庄子虞斋口义校注》：“掎，屈不可伸也。人之手久握而不伸，则伸时必有窒碍；小儿则不然者，其自然之性个个如此。”

(107) 瞋（shùn）：同“瞬”，眨眼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瞋，又作‘瞬’。”

(108) 委蛇（yí）：随顺外物。郭象《注》：“斯顺之也。”

(109) 已：同“矣”。下句“然则是至人之德已乎”，“已乎”，即“矣乎”。

(110) 者：犹“之”，指代“知、仁、义”三言。

(111) 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：（与众人）一起食天食而乐天乐。相与，相互、共同。交，通“邀”，求，古写作“徼”。邀食乎地，指求食于天食。《德充

符》：“天鬻者，天食也。既受食于天，又恶用人！”邀乐乎天，指求乐于天乐。《天道》：“与人者和，谓之人乐；与天和者，谓之天乐。”《徐无鬼》：“吾与之邀乐于天，吾与之邀食于地。”句意与此同。天、地，皆指自然。（112）纒（yīng）：纠缠、扰乱。（113）怪：怪异、怪僻。为怪，故意与世俗相异。林希逸《庄子鬳斋口义校注》：“为怪，为异也。”（114）谋：谋划。（115）事：做事。（116）身若槁木之枝，而心若死灰：进入道境之后人之身与心的状态。已见于《齐物论》《知北游》《田子方》《徐无鬼》诸篇。

【精析】本章近1700字，除《盗跖》之外，是《庄子》中又一节最长的文字，可分为三个大的段落，第一段写庚桑楚与弟子的对话，主要是批判儒家的“尊贤授能，先善与利”，倡导道家的“至人尸居环堵之室，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”。怎样才能去除儒家流弊而达到道家的境界呢？于是文章进入第二段，写庚桑楚与南荣趺的对话，庚桑楚向南荣趺传授学道之法：“全汝形，抱汝生，无使汝思虑营营”，三年而可以及道。但南荣趺三年之后仅能“闻道达耳”，庚桑楚因无法点化南荣趺，建议他去老子处学道。于是文章进入第三段，老子向南荣趺传授卫生之经，以祛除儒家“知、仁、义”三言之害。本文在阐述学道之法，“反汝性情之由”时，批评了儒家的“尊贤授能，先善与利”的观点，指出其是造成社会撕裂，“人与人相食”的罪恶根源，而如果绝圣弃仁则“祸福无有”，可以远离此类“人灾”。

老聃的弟子中有一个叫作庚桑楚的人，他独得老聃的道术，而“北居畏垒之山”，“北”与下文“南”相对，暗示“畏垒之山”在北方，而老子居于南方。“其臣之画然知者去之，其妾之挈然仁者远之！”这是庚桑楚“偏得老聃之道”的具体表现，成玄英《疏》：“楚（庚桑楚）既幽人，寄居山藪，情敦素朴，心鄙浮华；山旁士女，兢为臣妾，故画然饰智自明炫者，斥而去之；挈然矜仁苟异于物者，令其疏远。”对于成玄英的这个解释，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，一是“山旁士女，兢为臣妾”，王先谦《庄子集释》亦云：“其地之人敬爱庚桑，愿为臣妾。”此说，不合文本原意。前云庚桑楚为“老聃之役”，“役”是总称，“臣”“妾”是具体称谓，钟泰《庄子发微》：“曰臣曰妾，犹曰役也。”所以“臣”“妾”也当是弟子之谓。二是“斥而去之”“令其疏远”，如果那些“知者”“仁者”，都是庚桑楚赶走的，那么“是其于辩也”，则与尧舜无异，与庄子的思想不合。所以，不当是庚桑楚“斥而去之”“令其疏远”，而是知者、仁者主动离他而去。所以，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正确意思是：那些画然饰智自炫的门徒，主动地离开了他；那些挈然矜仁苟异于物的门徒，很快地疏远了他。剩下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？“拥肿之与居，鞅掌之为使”，这些“拥肿”“鞅掌”，愚朴无知、任性自然之民，与他居住，供他役使。结果呢？“居三年，畏垒大壤”，壤，通“穰”，丰收。从字面来看，好像很容易理解，不说是畏垒大丰收嘛！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，对于把握庄子的思想极其重要，而诸家解释都违背了庄子本意。吕蔚卿《庄子义》：“畏垒之民，化楚之道，无所事知而致力于衣食之间，所以大穰。”刘凤苞《南华雪心编》：“民而致力于衣食之间，风俗淳厚，则年谷亦顺成矣。穰字不属之岁功而属之治理。”但如果这是百姓“致力”的结果，“不属之岁功而属之治理”，岂非又用“知”乎？所以，此“穰”不是“致力”的结果，而恰恰相反，是不“致力”的结果，乃“天食”也。至人食“天食”而不借助人事，这是庄子一个非常重

要的理念，他理想中的“至德之世”，即是“其行填填，其视颠颠。当是时也，山无蹊隧，泽无舟梁；万物群生，连属其乡；禽兽成群，草木遂长”（《马蹄》），人类完全安于自然，食于自然。《逍遥游》：“藐姑射山之神人，……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。”“年谷熟”，即此处之“穰”，乃天食，而“五谷”则人“致力”所为，至人“不食五谷”。《德充符》：“圣人有所游，而知为孽，约为胶，德为接，工为商。圣人不谋，恶用知？不斫，恶用胶？无丧，恶用德？不货，恶用商？四者，天鬻也。天鬻者，天食也。既受食于天，又恶用人！”此明言圣人“受食于天”，不受食于人。《天运》：“古之至人，假道于仁，托宿于义，以游逍遥之虚，食于苟简之田，立于不贷之圃。逍遥，无为也；苟简，易养也；不贷，无出也。古者谓是采真之游。”“食于苟简之田，立于不贷之圃”，二句是同一个意思。“畏垒之山”即此“苟简之田”，“不贷之圃”也。“苟简”者，不事人耕，天鬻之食，故“易养”；“不贷”者，无多余之食，所以不事借贷，自给自足，故“无出”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有助于我们理解后面的文字。畏垒之民一起议论说：“庚桑子之始来，吾洒然异之。今吾日计之而不足，岁计之而有余。庶几其圣人乎！子胡不相与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乎？”“异”什么？郭象《注》：“异其弃知而任愚。”这个解释不能说错，但极易产生误解。几乎所有注家都认为，这是怪异于庚桑楚弃去仁知之人而任用愚纯之人，但如是解读，我们则无法看出，这与“大穰”有何关系？这里“知”和“愚”不是指“人”，而是指求食之“法”。《胠篋》：“上诚好知而无道，则天下大乱矣！何以知其然邪？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，则鸟乱于上矣；钩饵罔罟罾筴之知多，则鱼乱于水矣；削格罗落圜圉之知多，则兽乱于泽矣。”所以，这里的“弃知”，就是弃除“弓弩毕弋”“钩饵罔罟”“削格罗落”，把这些生产工具统统废弃不用；“任愚”，则是任由天地万物自然生长。如是，“日计之而不足”，从短期来看，食物当然不充足，因为数罟不入洿池，斧斤不入山林，用现在的术语来说，就是封山育林，晒网禁渔，但“岁计之而有余”，从长远来看，则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财富丰裕有余。“庶几其圣人乎！子胡不相与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乎？”庚桑楚莫不是圣人吧，我们怎么不为他建庙立寺，尊他为神灵来顶礼膜拜呢！但是，庚桑楚听了，“南面而不释然”，面朝着南方，心中很不高兴。他的弟子对此感到很奇怪。庚桑楚说：“弟子何异于予？夫春气发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万实成”，你们对于我有什么感到奇怪的呢？春气一旦发动，百草蓬勃生长；秋天正当盛时，硕果累累长成，“夫春与秋，岂无得而然哉？天道已行矣”，这个句子“而”字之后有省略。“无得”与“有人”相对，故“而”字之后当补“有人”二字。句子的意思是，难道春天万物生成，秋天硕果累累不是因循天德而是凭依人力才这样的吗？不是，那是天道运行的结果啊！此句说明“大穰”的原因，言下之意是，“畏垒大穰”，天赐之食也，与我庚桑楚有什么关系呢？“吾闻至人尸居环堵之室，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”，“吾闻”，即闻于老聃，此语即下文所谓“老聃之言”。至人，“尸居环堵之室”，成玄英《疏》：“四面环各一堵，谓之环堵也，所谓方丈室也。如死尸之寂泊，故言尸居。”至人平易恬淡，虚静无为地安居于方丈陋室，“忘乎物，忘乎天，其名为忘己”（《天地》）；而百姓，“猖狂不知所如往”，郭象《注》：“直自往耳，非由知也。”即如《山木》篇所言：“不知义之所适，不知礼之所将。猖狂妄行，乃蹈乎大方。”“今以

畏垒之细民而窃窃焉欲俎豆予于贤人之间，我其杓之人邪！”句中“窃窃”，成玄英《疏》：“窃窃，平章偶语也。”方勇《庄子论评》：“窃窃，私议的样子。”这样解释与文意不符。试想，畏垒之民尊庚桑楚为圣人，当是堂而皇之，聚集在一起议论，何必“窃窃私议”？既“窃窃私议”，庚桑楚又何以知之？“窃窃”，当释“察察”（下文有详释），意谓畏垒的百姓把尊卑贵贱分辨得如此清楚，要把我抬举起来置于圣贤之间，顶礼膜拜，我不是就成为万目所注的箭垛式人物了吗？此句以“俎豆”二字与前“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”相呼应。“吾是以不释于老聃之言”，“老聃之言”即前“吾闻”之言。依“老聃之言”，吾“尸居环堵之室”，静处而无为；百姓“猖狂不知所如往”，“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：我自然”（《老子》），现在畏垒反此，以功劳归于我，欲“俎豆予于贤人间”，吾有违老师的教诲，因此不高兴啊！

庚桑楚的弟子却不赞同老子的上述说法，说：“夫寻常之沟洫，巨鱼无所还其体，而鰼鰼为之制；步仞之丘陵，巨兽无所隐其軀，而夔狐为之祥。”狭窄的水沟，巨大的鲸鱼无法在这里翻转，但是小小的泥鳅却可以自由卷舒；低矮的山丘，巨大的野兽无法在这里藏身，但是作孽多端的狐狸却安居吉祥。这里连用了两个比喻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各家说法不一。郭象《注》：“弟子谓大人必有丰禄也。”成玄英亦持是说，曰：“知巨兽必隐深山，大人应须厚禄也。”但是，在这个比喻中，如果“大人”指“巨兽”“巨鱼”，但巨鱼藏于深渊，巨兽隐于深山，谈不上有什么“享受”？鰼鰼曲折于沟洫，孽狐安居于丘陵，倒可以说是一种“享受”，但能说它们是“大人”？所以，这样的解释叫人莫名。郭嵩焘谓：“水者，鱼之所归也；丘陵者，兽之所归也。寻常之沟，步仞之丘陵，亦必有归之者，为有所庇赖也。德愈大，则归之者愈众。郭象引巨鱼巨兽为喻，而云大人必有丰禄，误。”（转引自郭庆藩《庄子集解》）依郭嵩焘之说，巨鱼、巨兽，“德大”，泥鳅、狐狸，“德小”，但文中说得很清楚，所谓“巨”，仅就其“形”而言，与“德”无关，凶猛的虎豹，比细小的泥鳅，未见得“德”在何处，所以，郭嵩焘的解释亦误。宣颖《南华经解》：“二喻言细民本易于得意。”钟泰《庄子发微》：“巨鱼，巨兽以喻庚桑，鰼鰼、孽狐以喻畏垒之民，言细民所识者浅，亦易于满足也。”弟子之言是针对庚桑楚“不释于老聃之言”而发，与“细民”无关，此说实为牵强，而且如果“巨兽以喻庚桑，鰼鰼、孽狐以喻畏垒之民”，那等于说这“畏垒”容不下你庚桑楚这条大鱼这只巨兽，岂不是给庚桑楚下逐客令？在诸家解说中，唯有林希逸《庄子庸斋口义校注》之说切近本意，其云：“鰼鰼虽小，可以主寻常之沟，孽狐虽小，而可以主步仞之丘，此言无细大，皆有所尊也。”这是说，畏垒这个地方虽然很小，不足以容纳“巨鱼”“巨兽”，容不下尧舜这样的大圣人来昭示天下，但还是可以容得下你庚桑老师，你可以在这里一展身手，有所施为，如“泥鳅制于寻常之沟洫”，如“孽狐祥于步仞之丘陵”。你庚桑老师何必执意“尸居环堵之室”，淡泊无为，不愿为“杓之人”，老师你何苦如此！以上是第一层意思，劝喻庚桑楚接受畏垒之民的推崇。下面用“且夫”一词，引出第二层意思，援引古训继续劝喻庚桑楚。“且夫尊贤授能，先善与利，自古尧、舜以然，而况畏垒之民乎！”庚桑楚欲“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”，不赞同百姓将其“俎豆予于贤人之间”，弟子说，尊重贤者，授任能者，优先善者，与其利禄，自古代尧舜以来就是如此，何况畏垒的百姓，他们又怎能不如此呢？“夫子亦听矣！”请老

师还是听从畏垒的百姓吧！但是，庚桑楚不能接受弟子们的说法，于是说，小子，你过来，听我细说：“夫函车之兽，介而离山，则不免于网罟之患；吞舟之鱼，矜而失水，则蚁能苦之。故鸟兽不厌高，鱼鳖不厌深。”口能含车的巨兽，如果独自离开了深山，就不可避免遭受猎人网罟的陷害；能吞下船只的大鱼，如果被波浪冲到沙滩没有了水，就能被微小的蚂蚁蛀食。所以，飞鸟和野兽为了躲避祸害，不厌山高；鱼儿为了躲避祸害，不厌水深。庚桑楚为什么打这两个比方？他接着挑明其喻意说：“夫全其形生之人，藏其身也，不厌深眇而已矣。”这个句子很重要，“全其形生”，是核心词，庄子在本节文字里，议论的中心就是如何保全形体，颐养心性。而根本方法则是“藏”！何谓“藏”？郭象《注》：“去利远害乃全，若婴（纠缠）身于利禄，则粗而浅。”成玄英《疏》：“眇，远也。夫栖遁之人，全形养生者，故当远迹尘俗，深就山泉，若婴于利禄，则粗而浅也。”可见，所谓“藏”者，即远离尘世，远离名利，“尸居环堵之室”；“不厌深眇”，离这些东西越远越好，断不可“制于寻常之沟洫”，“祥于步仞之丘陵”，而恋于畏垒之俎豆也！弟子之言两层意，庚桑楚之答复针锋相对，亦两层意，上面是第一层，下文用“且夫”引出第二层，“且夫二子者，又何足以称扬哉！”唐尧和虞舜这样的两个人，哪里值得称道呢？为什么如此说，庚桑楚陈述理由：“是其于辩也，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。简发而櫛，数米而炊，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！”“辩”，通“辨”，是此句关键词，尧舜的要害就在这个“辨”字。儒家从尧舜伊始，非把是非、贤愚、尊卑、贵贱辨析得清清楚楚不可，这样有什么后果呢？庚桑楚打个比方：好比是凿毁城墙而改种蓬蒿一样，刘凤苞《南华雪心编》：“妄凿垣墙，喻丧其本真；殖其蓬蒿，喻丛生利欲。”导致“德愈衰”，天下兢奔名利焉。此句难点在“窃窃”一词，“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”，上承“畏垒之细民而窃窃焉欲俎豆于贤人之间”，成玄英《疏》：“私议窃窃。”如此解释，从上看，见不出与“简发而櫛，数米而炊”之类琐屑小事有何关联，从下看，不知何以会提到“济世”这样的经国大事。所以，成玄英的解释不合文意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窃窃，司马云：‘细语也。一云：计校之貌。’崔本作‘察察’。”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《齐物论》：“窃窃然知之。”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窃窃，司马云：‘犹察察也。’”应当说，司马在《齐物论》注“窃窃，犹察察”，是对的；而在此处注“窃窃，细语”，是错的。“窃窃”当如崔譔本作“察察”。“察察”，把事物分辨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庄子喻之曰：“简发而櫛，数米而炊”，梳理头发，要一根根反复挑选，制作米饭，要一粒粒数点明白，连这些琐屑之事都分辨得如此清楚，怎么可以用它来挽救日益衰微的人世！郭象《注》：“混然一之，无所治为乃济。”只有恢复大道，混合为一，才可以使人们性修反德，这才是“济世”良方。读这个句子，还请读者特别注意“济世”两字，它暗示了庄子写作此文的目的。“举贤则民相轧，任知则民相盗。之数物者，不足以厚民”，荐举贤能的人，百姓就会互相倾轧；任用知谋之士，百姓就会互相欺诈。“名也者，相轧也，知也者，争之器也。二者凶器，非所以尽行也”（《人间世》），《老子》亦云：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。”举贤任能，先善与利，这些办法都不可能使百姓纯朴敦厚。“民之于利甚勤，子有杀父，臣有杀君，正昼为盗，日中穴阬”，百姓越是热衷于名利，就可能为此而子杀父，臣弑君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穿墙为盗，杀人越货。“吾语女，大乱之本，

必生于尧、舜之间，其末存乎千世之后。千世之后，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！”这个观点，《徐无鬼》篇亦有类似的表述：“夫尧畜畜然仁，吾恐其为天下笑。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！”意思是说，尧舜推行的仁知，是祸乱的根本，流毒无穷，用这个办法来撕裂社会，千年之后，必将至于“人与人相食”的地步。何谓“人与人相食”？成玄英《疏》：“黄巾赤眉，则是相食也。”这显然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，对于这一点，成玄英远不如孟子看得深刻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是率兽而食人也。”可见，“人与人相食”，是庄子对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形象概括。马其昶《庄子故》引陈光淞曰：“庄子生于周末，亲见乱贼接踵，窃圣人之迹以济其凶，是圣人开物成务者，适为殃民之具，因痛皇古之不可复也。”（转引自王叔岷《庄子校注》）

“南荣趺蹶然正坐曰：‘若趺之年者已长矣，将恶乎托业以及此言邪？’”一读到此处，我们便不免会问：怎么突然冒出了一个“南荣趺”？实则不然，这个“南荣趺”就是上文与庚桑楚辩论的那帮“弟子”中的一个，只不过前用暗笔，此用明笔，明暗交互，是庄子惯用的笔法。所谓“此言”，即上文老子之言：“至人尸居环堵之室，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。”这是庄子所憧憬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，与“人与人相食”形成鲜明的对立。南荣趺听了庚桑楚的上述教诲，深受震惊，于是“蹶然正坐”，恭恭敬敬，端端正正地坐好，向老师请教：像我这样的一个人，年岁也大了，将怎样来继续我的学业，才能达到您所闻说的那种境界呢？庚桑楚回答说：“全汝形，抱汝生，无使汝思虑营营。若此三年，则可以及此言矣。”这是对“全其形生”的具体发挥。成玄英《疏》：“不逐物境，全形者也；守其分内，抱生者也。既正分全生，神凝形逸，故不复役知思虑，营营徇生也。三年虚静，方可及乎斯言。此庚桑教南荣之词也。”陆树芝《庄子雪》：“全形，不劳形也；抱生，不疲神也；无思虑，不动心也，如此则乱本去也。”句意是说：保全你的形体，不让其追逐外物，劳累伤身；守护你的天性，不让其为物欲所迷乱；凝聚你的心神，不让其胡思乱想。如果能如此坚持三年，就可以达到此种境界了。但是，南荣趺对此仍然迷惑不解，他说：“目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盲者不能自见；耳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聋者不能自闻；心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狂者不能自得”，郭象《注》：“目与目，耳与耳，心与心，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，苟有不同，则不可强相法效也。”以后注家俱依郭注。但郭象的注释明显篡改了原意，句中的这个“形”字，不是复指“目”“耳”“心”，而是指的目视之“形”（色），耳闻之“形”（声），心念之“形”（物事）。所谓“不知其异”，也不是指“形相似而所能不同”，而是指目所视之形（色），耳所听之形（声），心所念之形（物事）没有什么不同。句子的意思是，人人都用眼视“形”（色），我不知其所视之形（色）有什么不同；人人都用耳听“形”（声），我不知道其所听之“形”（声）有什么不同；人人都用心念“形”（物事），我不知道其所念之“形”（物事）有什么不同。所不同之处在哪里呢？就在于能不能“自见”“自闻”“自得”。“而盲者不能自见”，明者则可以自见；“而聋者不能自闻”，聪者则可以自闻；“而狂者不能自得”，不狂者则可以“自得”。什么是“自见”“自闻”“自得”？这本是最应该费心思弄明白的问题，可惜历来注家都少下工夫。成玄英《疏》：“夫盲聋之士，与凡常之人耳目无异，而盲者不见色，聋者不

闻声；风（疯）狂之人，与不狂之者形貌相似，而狂人失性，不能自得。”林希逸《庄子觚斋口义校注》：“具人之形，其心耳目皆同，故曰吾不知其异也。人人有此心，而狂者不自得，亦犹盲聋者之无所见闻也。”这是停留在字面的意义，以为“异”者在见不见“色”，闻不闻“声”，而将“自见”“自闻”置之一旁，不再深究。王夫之《庄子解》：“物有形，目亦有形，目见物而不能自见其目，是亦盲也。物有形，耳亦有形，耳闻物而不能自闻其耳，是亦聋也。物有形，心亦有形，心得物之理而不能自得其心，是亦狂也。”王夫之释“自见”为“自见其目”，“自闻”为“自闻其耳”，“自得”为“自得其心”，他从生理的角度机械地解释，但这是人的生理所无法企及的，如此，则人人皆“盲”、皆“聋”、皆“狂”，也就无所谓道与不道了，所以此说谬误。方勇《庄子论评》：“‘目之与形’九句：谓自己的眼睛，耳朵与心，从形状上看与他人无异，但却不能自见、自闻、自得，即不懂得至道之言，这跟有盲、聋之症的人又有什么两样呢？”方勇虽然同样地误以为“目之与形”，“谓自己的眼睛，耳朵与心，从形状上看与他人无异”，但却正确地指出了“不能自见、自闻、自得，即不懂得至道之言”。可惜他既没有说明什么是“自见”“自闻”“自得”，更没有说明为什么没有“三自”就不懂得“至道”。这样的解读仍然肤浅。要真正领会庄子的本意，首先要明白，庄子在此处所说的“盲者”“聋者”“狂者”是比喻，不能只从生理的角度来理解，《逍遥游》：“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，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。岂唯形骸有聋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”所以，盲者，不是指“目盲”，而是指“知盲”；聋者，不是指耳聋，而是指“知聋”，“狂者”不是指“疯狂”之人，而是指心性迷乱的失性之人。所以，那些对“盲”“聋”“狂”停留在字面意义的解释就是肤浅的。何谓“自见”“自闻”“自得”？《骈拇》：“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，虽通如曾、史，非吾所谓臧也；属其性于五味，虽通如俞儿，非吾所谓臧也；属其性乎五声，虽通如师旷，非吾所谓聪也；属其性乎五色，虽通如离朱，非吾所谓明也。吾所谓臧者，非所谓仁义之谓也，臧于其德而已矣；吾所谓臧者，非所谓仁义之谓也，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；吾所谓聪者，非谓其闻彼也，自闻而已矣；吾所谓明者，非谓其见彼也，自见而已矣。夫不自见而见彼，不自得而得彼者，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，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。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，虽盗跖与伯夷，是同为淫僻也。”这段文字说明，“自闻”与“闻彼”相对，“闻彼”指“闻五声”，闻“外物”，“自闻”则是“闻”自性，“闻”自己的性命之情。同理，“自见”与“见彼”相对，“见彼”，指“见五色”，见“外物”，“自见”则是“见自性”，见自己的性命之情。“自得”与“得彼”相对，庄子说，不自闻而闻彼，不自见而见彼，不自得而得彼者，“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，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。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，虽盗跖与伯夷，是同为淫僻也”。《大宗师》亦云：“若狐不偕、务光、伯夷、叔齐、箕子、胥余、纪他、申徒狄，是役人之役，适人之适，而不自适其适者也。”如此，我们便终于明白，不自见之盲者，不自闻之聋者，不自得之狂者，皆为功、为名、为利而失性者也。“形之与形亦辟矣，而物或间之邪，欲相求而不能相得？”对这个句子，注家多在“辟”字上做文章，争论不休，有的释“开”；有的释“喻”，同“譬”；有的释“亲”，同“嬖”，不一而足。但这个句子首先应当弄明白的是“形之与形”，只要解开了这个关节，“辟”字便迎刃而解，可惜注家对此却没有在意。林希逸《庄子觚斋口义

校注》“辟，开也，我之形与人形亦皆开明而无所蔽。”宣颖《南华经解》：“我形与人形昭然如辟。言己与人同形生，同心思。”钟泰《庄子发微》：“辟，与譬同。比也，类也。谓己身与楚（庚桑楚）身同类。同类者声入心通，理当相得。”他们都把“形之与形”释为“我之形与彼（他人）之形”，这样，就全错。王夫之《庄子解》的看法与众不同，其云：“上形字，在物之形也。下形字，在己之形也。”可惜的是，他把上下颠倒了。“形之与形”，是“目之与形”“耳之与形”“心之与形”的总括，前一个“形”是“己之形”，指“目”“耳”“心”，后一个“形”，是“物之形”，指目视耳闻心念之“物”。“辟”字当释“开”，开通无阻的意思。“形之与形亦辟矣”，当我用目视物，用耳闻物，用心思物的时候，“己之形”与“物之形”之间是通畅无阻的，“而物或间之邪，欲相求而不能相得？”但是物或者是被另外的什么东西间隔，遮蔽了吗？为什么我欲求“自见”“自闻”“自得”却不能得之？“今谓楚曰：‘全汝形，抱汝生，勿使汝思虑营营。’”楚勉闻道达耳矣！”读这个句子请注意，“营营”之后承前省略了“若此三年，则可以及此言矣”。现在，你告诉我说：“保全你的形体，守住你的天性，不要使自己胡思乱想，如此坚持三年，便可以达到至道之境。”但是，您在畏垒已经“居三年”，我跟着您学道也已经有三年，我也竭尽全力，却仍然只能“达耳”“达目”，而不能自见自闻自得啊！这个句子承前弟子所言“尊贤授能，先善与利”而来，南荣趺的意思是说，由此番争论证明，自己依然没有摆脱知、名、利的束缚，依然是“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，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”，如盗跖伯夷，“同为淫僻”焉。庚桑楚回答说：“辞尽矣。”我能告诉你的，都已经告诉你了，但是道“有情有信，无为无形；可传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见”（《大宗师》），“曰奔蜂不能化藿蠋，越鸡不能伏鸽卵，鲁鸡固能矣。鸡之与鸡，其德非不同也，有能与不能者，其才固有巨小也。今吾才小，不足以化子”，庚桑楚连用几个俗语作比喻，有两层意思，一是有的人可以“化”，有的人不可以“化”，好比“奔蜂不能化藿蠋”；二是有人能使人化，有人不能使人化，好比“越鸡不能伏鸽卵，鲁鸡固能矣。鸡之与鸡，其德非不同也，有能与不能者，其才固有巨小也”。我能力有限，不能点化你，你不可以托业于我。于是，庚桑楚说：“子胡不南见老子！”你南荣趺能化还是不能化，为什么不去南方找老子，托业于他呢？于是引出下文南荣趺向老聃学道的故事。

南荣趺听从庚桑楚的话，背着粮食，走了七天七夜的路程，来至老子住所。老子问：“子自楚之所来乎？”你是从庚桑楚那里来的吗？南荣趺回答说，是的。老子感到非常惊讶：“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？”这个句子的节点在“人”字，郭象《注》：“挟三言而来故。”成玄英《疏》：“老子圣人，照机如镜，未忘仁义，故刺以偕来。理挟三言，故讥之言众也。”大多注家皆依郭象、成玄英之说，谓“人”字暗示“三言”。“人”字何以指“三言”？估计他们是从下文有“三言”二字推断而来，但读文章不能只看下，还必须观上，我们从老子与南荣趺的上述对话中，怎么也看不出有“三言”之意；而且，老子也不可能有如此本事，一见面就能这么准确清晰地猜出他人内心的秘密。宣颖《南华经解》：“‘与人偕来之众’，妙。吾人止一心也，三言则三心，则三人矣。复辗转于知不知，仁不仁，义不义之间，则每一心中又具无数心，合三心计之，而人遂不可指数矣。妙妙。”刘凤苞《南华雪心编》依宣颖之说，亦谓

“‘人’字即作‘心’字解。”这全是主观臆断，凭空发挥，在文中找不出依据。这个“人”，还是只能释“人”，陆西星《南华真经副墨》：“子何与人偕来之众，言何子与人来归之众乎？非谓南荣率众而来也。盖庚桑楚推尊其师，凡有疑而未化之人，皆令南见老子，故老圣因南荣之续来，而发是语。”陆西星之说甚是。如此，我们就可以解释，为什么南荣趺刚到，老子便问：“子自楚之所来乎？”原来，庚桑楚在和他的弟子辩论之后，早就一一打发他们来老子处学道，南荣趺算是后来的一个，所以，他一到，老子便猜出他来自何处，等到南荣趺答说是的，老子就禁不住惊叹：“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？”你为什么和你的师兄弟来了这么多？句中的这个“人”字，实指南荣趺的师兄弟。当然，南荣趺不知内情，误以为是他身后跟了一帮人，于是回头向后看，老子说：“子不知吾所谓乎？”你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？言下之意，你竟然不知道你的师兄弟早已来此了吗？南荣趺当即低下头，羞愧无言，一会儿又抬起头，仰天长叹，说：“今者吾忘吾答，因失吾问。”我现在有些恍惚，既忘记了我怎样回答您的问题，又忘记了我向您请教什么问题。老子说：“何谓也？”你想问什么呢？请注意这句话，可见老子并未预知“三言”！南荣趺说：“不知乎？人谓我朱愚；知乎？反愁我躬。不仁，则害人；仁，则反愁我身。不义，则伤彼；义，则反愁我已。”历来注家解释这几个句子，最大的失误是没有看出其中的省略，所以不得其义。句子当是：“不知乎？则人谓我朱愚；知乎？则反愁我躬。不仁乎？则人谓我朱害人；仁乎？则反愁我身。不义乎？则人谓我朱伤彼；义乎？则反愁我已。”至人曰：“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”（《齐物论》），但是我欲不知呢，世俗之人就说我南荣趺愚钝；我欲有知呢，“知有所困，神有所不及也。虽有至知，万人谋之”（《外物》），所以，我反过来就忧愁我自己。至人曰：“蠹万物而不为义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。”（《齐物论》）但是，我欲不仁不义呢，世俗之人就会说我南荣趺伤害别人，“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”（《论语》）；我欲仁欲义呢，则我反过来又忧愁自己残生伤性，“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，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。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？”（《骈拇》）“我安逃此而可？”我该不知呢，还是该知？我该不仁呢，还是该仁？我该不义呢，还是该义？总之，我该从道呢，还是该效儒？我真是很难选择，我要怎样才能从这两难困境中逃离出来？“此三言者，趺之所患也。愿因楚而问之”，这知、仁、义三者，就是我所之忧患。庚桑楚先生引荐我到您这里来，向您请教，希望您能指教我如何从困惑中解脱出来。老子说：“向吾见若眉睫之间，吾因以得汝矣。今汝又言而信之。”我刚才看见你那一幅皱眉蹙额的模样，就已经知道你满腹愁绪了。现在你亲口说出来就证实了我的测度。老子接着说：“若规规然若丧父母。揭竿而求诸海也。女亡人哉，惘惘乎！”许多人把“父母”句与“揭竿”句连读，从而误解了庄子原意，例如，方勇《庄子诂评》释曰：“揭竿而求诸海：意谓高举着表识，到茫茫的大海中去寻找父母。”会有人如此寻找父母吗？完全不合情理。其实庄子在此处是连用三个各自独立的比喻，从不同的角度来形容南荣趺此时亡失大道的心态，“若规规然若丧父母”，你失魂落魄，好像亡失了父母，这是比喻南荣趺亡失大道之后失去归依。“（若）揭竿而求诸海”，（你）好比用竹竿来窥测大海，这是比喻南荣趺求道的方法不对，所以不可能达到大道的境界。“女亡人哉，惘惘乎”，你惘然自失，